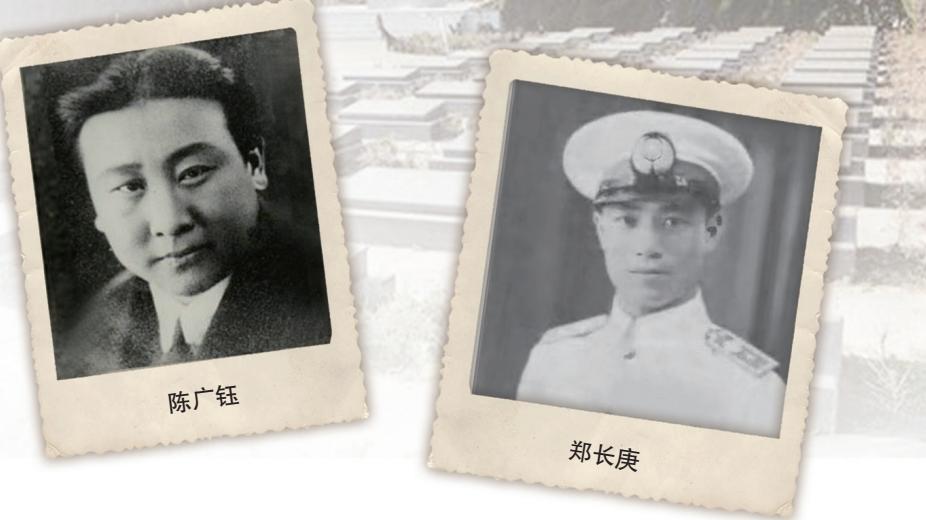




敬孺校友中的抗日英烈

□陈康衡



历时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中华儿女用血肉筑起抵御侵略者的钢铁长城，在全民族浴血奋战的行列中，就有敬孺校（今南通市第二中学）的众多校友。

“敬孺校”是昔日唐闸、南通及外埠民众对敬孺高小一初中一高中的习惯称呼。学校的创办人张謇，是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胞兄。1919年，他用其次子张敬孺遗资两万余元在唐闸河东建成高等小学。

1926年升格为初中，日军侵占唐闸后曾一度停办。

抗战胜利后，1946年添办高中。这是唐闸地区的第一所高小、初中和完中，学生主要是唐闸及周边地区的工人、市民、农家子弟，还有不少来自省内外的学子。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敬孺校友中血洒疆场、为国捐躯的英烈事迹，记住他们的英名，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

★ 郑长庚：抗日航空烈士

早年有年长的唐闸居民说，抗战爆发前曾看到过一架军用飞机在镇上空缓缓盘旋，机舱里的驾驶员还向地面的人们招手。原来是放工桥郑仁和店家的二儿子，他用这种方式告别父老乡亲，然后飞赴抗日战场。虽然无法核实是否确有其事，但郑家有个当空军的儿子在唐闸广为人知。他就是敬孺高小1926年第六届、敬孺初中1929年第二届毕业生郑长庚。

郑长庚，字摘星，祖籍东台，出生在唐闸。其父母最初在大生纱厂北门放工桥外设面食小摊点，后来租得老工房临街两间屋，开一以面食为主的小店。郑长庚初中毕业后立志从军，于1929年以同等学历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通过初试、复试，1930年春被录取为第八期第一总队学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中国空军首度与日本航空队交战，揭开了抗日空战的序幕。为建立一支较完备的空军，以应对已经开始的中日间空战，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创办中央航空学校。吸收了一批有志于飞行事业的爱国青年入校学习，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培养了5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郑长庚于1932年从中央军校转入中央航校第二期航空班，毕业的48名学员中，他是唯一的南通籍学员。因学业优异，郑长庚被留校任教，先后担任飞行教官等职。1936年，国民政府组建统一的空军，其九个大队。郑长庚先后被任命为一大队四中队队长、一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八大队大队长，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兰州空战中，多次驾机升空对敌作战。后来，郑长庚从事飞行员训练，随空军总队转至四川、甘肃。1942年11月

月1日，为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爱国将领于学忠将军总部运送急需的军用钱款，郑长庚率机组从兰州机场驾天山号运输机前往鲁南山区。经过1500多公里的长途飞行，到达空投地点上空后几度低空盘旋，未发现地面接收目标，只得返航。飞抵兰州机场时天色已黑，适值电厂停电，机场夜航信号灯灯光不足，致使飞机降落时失事，9名机组成员全部殉难，郑长庚时年30岁。

苍松翠柏环绕的南京紫金山北麓，有一处航空烈士公墓。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新建一座“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高15米，由两块锐角的巨石组成，呈V字形，象征着两片机翼，也寓意着胜利，由张爱萍将军题写碑名。主碑后面排列着30座弧形的英烈碑，黑色花岗岩碑身上用中、俄、英3种文字镌刻着自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4296名中外航空烈士的姓名、军衔（职务）、籍贯及生卒年月。在主碑右侧的中国烈士M碑上镌刻着：“郑长庚少校 江苏南通 一九一二年十月三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

★ 钱宝钧：万愿楼战斗中牺牲

1938年3月17日拂晓，日军在南通黄泥山附近江滩登陆。随后，侵占了南通、唐闸等城镇。敬孺中学被迫停办，员工解散，学生失学，校舍一部被毁损，教具、文档散失无遗。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通海启东区，开创抗日根据地，唐闸河东等地成为新四军和游击队的活动地区，有不少敬孺校友离家参加新四军等抗日队伍，有的就牺牲在离家乡、亲人不远的战场上。

1943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十三），在今通州区刘桥镇万愿楼寺，苏中四分区南通县警卫团通西独立营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战斗十分惨烈，通西独立营有100多名指战员牺牲。其中，钱宝钧烈士原为敬孺中学学生。

由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中华英烈网》上，对钱宝钧烈士的简介是：“原唐闸西工房5弄1号人，1923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南通县西区独立营副排长，1943年2月南通万愿楼因战牺牲”。在烈士牺牲76周年时，烈士的亲属钱泽麟撰文《万愿楼战场掠影》——“舅钱宝钧牺牲前咬下鬼子的耳朵”介绍了烈士的事迹。日军侵占唐闸后，钱宝钧带着几个小伙伴到唐闸河东找到时任南通警卫团通西独立营政委的堂兄江庆曾，参加了抗日部队。钱宝钧作战勇敢，不久升任排级干部。他又很快学会使用机枪，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在万愿楼战斗中，钱宝钧端着机枪冲锋陷阵，打光了所有的子弹还砸碎了机枪，不让落入敌手。最后，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年仅20岁。

噩耗传到唐闸，烈士的母亲第二天一大早拐着小腿赶到几十里路外的万愿楼。眼前的惨景让她悲痛欲绝，“钱宝钧静静地卧在一乡间小路旁的松树下，眼睛半睁，怒视前方。他身上不仅中了几枪，还被刺了10多刀，鲜血把

路旁的草都染红了”。这位伟大的母亲把仇恨埋在心里，不久即送烈士的弟弟钱秋育（原名钱宝如，也是敬孺中学学生）参加了新四军。多年以后，钱秋育回忆：“钱宝钧被敌人刺了13刀！钱宝钧把机枪砸碎后，又扑向最近的一个鬼子咬下了他的一只耳朵！”

为纪念万愿楼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在当年的战斗遗址建立起烈士陵园，“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后的英雄墙上镌刻着烈士的英名，园内安放着118座烈士墓碑和一座无名烈士合葬墓，祖国和家乡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 宋岱：牺牲在革命胜利前夕

南通解放后，人民政府派员到唐闸联益里33号一宋姓人家，按照烈士生前在部队留下的家庭地址，送来“沙坦”的烈士证。家人才知道离家数年、杳无音讯的三儿子宋岱，原来是参加新四军打日本鬼子去了。为保护家人起见，他化名“沙坦”，已牺牲在全国解放、革命胜利的前夕。

宋岱出生在唐闸一职员家庭，其父曾在资生铁厂任职，父母育有子女六人。敬孺中学于1942年秋复校后，宋岱入校学习。敬孺中学第一位共产党员、青年解放先锋团支部书记李明湘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宋岱是当时初三学生参加抗日爱国活动的进步学生之一。

据烈士亲属的后人回忆，宋岱是在名扬苏中的“火烧竹篱笆”发生后不久，瞒着家人、离开学校赴抗日根据地参军的。他在所在的部队属新四军苏中军区，是一支能打硬仗、胜仗的苏中人民子弟兵。1945年12月参加了高邮战役，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5000余人，攻克高邮城。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也是苏中战场对日最后一战，宋岱和战友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抗战胜利后，宋岱所在部队编入华中野战军，后改番号为华东野战军。先后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淮海等战役，转战苏北多地。《中华英烈网》上介绍宋岱：“1924年7月生，1943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曾任华东野战军十一纵三十一旅九十三团二营副支书，1949年盐城因战牺牲”，年仅25岁。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宋岱亲身参加了抗战，亲眼看到了抗战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和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敬孺中学烈士校友。

当年，张謇先生创办敬孺校，遗爱惠及万家。投身神圣抗战的敬孺学子把这种爱化作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为挽救民族危亡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传承这种大爱将激励一代又一代昔日敬孺、今天南通二中的学子，为国家富强、地方繁荣、人民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花债（散文）

□杨调

五月

月初，领导决定在我的办公室里加一个大画案，一室两用，使之兼有画室的功能。

考虑到以后自己的出现可能会影

响别人在此写字画画修身养性，我便欲主动撤离。领导得知后阻止说：“你不

用搬。画室里平时没人，你正好可以兼

做画室的管理人。”得此任命后我便立

即行动起来，分两次从家里搬来文房四

宝及画毡、字帖、画册之类物件。布置

停当后觉得单调了些，又去花木店买回了春兰、蕙兰和月季。

蕙兰花型丰腴如杨妃，粉紫相间；

月季色泽艳红，冷隽热烈；春兰瘦削，丝状的叶片婀娜地低垂着，置之案头，室内顿时弥漫起淡淡的幽怨气息，让人想起李白的诗：“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有了三盆花的加入，画室一下子显得亮堂起来。“书存金石气，室有蕙兰

香”，我的心里掠过一丝得意。

买花时店老板叮嘱说：“春兰蕙兰十天八天浇一次水，晒不晒阳光无所谓。月季三天浇一次，最好能经常晒晒太阳。”我原先很少去办公室，有时事忙，会一连好几天不去。自从有了蕙兰、春兰、月季后，三天之内，必去一两次，或上午或下午，把它们搬到室外晒太阳，给它们补充点水，独自在一旁静静地坐上一会。

开始一个月还好，后来慢慢地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先是蕙兰的花有了凋谢的迹象，接着是叶片开始萎黄，少数叶片的根部甚至开始腐烂。是脱水了吗？是水过多了吗？是阳光见得少吗？每次浇水后，我都要反复观察之后才动手！月季呢，开始花事很旺，后来变得稀少，枝头的花苞全开成花朵谢了之后开始掉叶，有一天，在它的枝叶

间发现了蚜虫。我无喷药设备，又没耐心用手把蚜虫一一清除干净，“一怒之下”使出了“杀手锏”：给它换个大盆，填上足够的泥土，直接放到院中的海棠树下，任其经风历雨，承受日光的炙烤。半个月后，蚜虫不见了，叶绿了，又有花儿开了。与月季相反，蕙兰日渐露出“下世”的模样来，用手轻轻一拎叶片，整个根部都会松动起来。春兰似乎越发消瘦了，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又是“一怒之下”，我把这两个宝贝捧到了廊下。“雅室”既然只会衰减它们的活力，那么就让它们去室外与风雨、尘土为伍，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锻炼自己吧！兰花品洁，若不能生存，洁有何用？

进入七月，天越来越热，有几天地表温度几达70℃。想把它们移到室内，但转念又想：若是门窗紧闭不通风，

岂不要把它们活活闷死？我仍坚持隔三岔五去“看望”它们，不久发现它们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春兰、蕙兰的叶片变得肥壮阔大，仿佛健硕的村姑；饱受烈日连续炙烤的月季只剩下不多的几片叶子，枝条仍富弹性，相信只要再熬过几天酷热，它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

有一回，一位素有养花专家之称的朋友来画室小坐，见我如此养花禁不住笑出声来：“简直是胡养！简直是胡养！”朋友连声说这话时还站了起来，在听了我对“三花”如何牵挂如何费心的自述后，他好奇地问：“看你平日里粗拉拉，现在怎么有心思做这事？”我笑着说：“在我心里，草木与人无异。这是‘花债’，也是‘人债’；是宿债，也是现债。与‘绛珠仙草’以泪还‘神瑛侍者’既同又不同。情随事迁，所寄一也。”

江海新韵



独行，在林间（组诗）

□张士达

台风过后

傍晚时分
第8号台风“竹节草”余威尚存
头顶上空的一块块乌云
朝西北方向一路奔跑
追赶着风的脚步
雷公由远及近低吼着
拖泥带水的略显霸气
紫薇却已招架不住
粉红色的落英飘飘
寒蝉隐匿在白玉兰的枝叶间
急切地吼叫，发泄自己的情绪
只见几只蝙蝠在低空翻飞
锁定蚊虫，一一歼灭
十多分钟后，一阵大雨
倾盆而下，打湿了蝙蝠梦的翅膀

淋湿了我的心情

八哥鸟

碧空如洗
晨风轻拂
电线上
一对八哥鸟，激情澎湃
欢快地对唱着悦耳的情歌
也许在构想幸福生活
电线下
紫薇听了醉意深沉
轻轻飘落一把粉红的诗笺
权当寄出的真诚祝福
给那对八哥鸟助兴

虾

未曾料想
大红之时
也就走向生命的终点

云的变幻

一朵朵云
说它柔软
像棉花糖
一块又一块，可总吃不完

一朵朵云

说它轻
像浓雾
绕来绕去，让人捉摸不定

一朵朵云

说它重
像大山
一座座相连，云外云，山外山
云，听着风的耳语
变幻无常
谦和时，仿佛涓涓流淌的小溪
暴躁时，仿佛波涛汹涌的大海

花中皇后

月季
守着四季与风霜雪雨
守望日月星辰
在杨万里的低吟浅唱声中
清醒，不俗
吸收天地的精华化作能量
凭那娇艳的姿色，享有皇后美誉

香飘十里，蜂蝶自来

却一直低调，从不骄狂

独行，在林间

我站在午后与傍晚的分界处
复习着散步的功课
暑气蒸腾，拿捏着村庄的穴位

我独自行走在白杨林的深处
轻轻地捡拾一丝丝清凉
寒蝉拼命的嘶吼声
一波又一波，一浪高过一浪
我仿佛淹没在蝉声的汪洋里
也许寒蝉是诉说地下的苦难

经历

也许是声浪抵抗暑热的侵入
也许是为短暂的一生作总结

发言

偶尔，林间传来斑鸠、噪鹛
鸟鹤、戴胜、灰喜鹊的歌声
给白杨林带来更多欢乐与生机
千丝万缕的阳光

从枝叶缝隙间漏下

就像无数条金线

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留下诗意的色彩

走出白杨林，我回味

那肆意的蝉声，曾经

偷走我的童年

偷走我的夏天

也偷走我的灵魂

苦旅中前行

与诗歌相遇
对于我
诗和远方，注定是一段苦旅

我以一个文学爱好者名义
借诗人柔软与理性的情怀
记录生活，收藏时光的册页
静待文思如泉涌时

笔端倾泻湖光山色、星辰大海

花鸟虫鱼，还有如烟往事

轻轻开启情感的闸门

想象在天马行空

结缘于分行文字

穿越雷雨荆棘

寻觅阳鲜花

跋涉在高山流水的诗和远方

捡拾脑海中飘过的几叶诗韵

可拼装不成一个真正的诗人

空留下一个草根作者的悲哀

在每一个春夏秋冬里

独自徘徊又徘徊

</div